

「港歸」不少晚景淒涼 幸有新家園援手

獨居病癱乏照顧

「老有所養」，是社會文明度的一個衡量值，而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裡，養老更是極重要的一件事。多年以來，為了生活質量，許多香港長者選擇了北上養老，他們之中，有一些積蓄尚豐，可以衣食無憂；而另一些，則面臨着晚景淒涼的難言之苦。記者日前隨廣州新家園社會服務中心，探訪了在廣州居住的多位香港長者，見到聽到許多令人唏噓的故事。

■香港文匯報
記者 顧一丹 廣州報道

北上養老 多吃苦

曾經中風的譚伯，現獨自在廣州花都生活。

婆婆：穗治病沒保障

與何玉華同住在白雲區養老院的李玉珍已經80歲了，她是何玉華口中條件較好，可以領到生果金的那一班老人。李玉珍1986年到香港與子女團聚，之後在香港做會計工作，她做事勤勉又非常能幹，得到僱主器重，月薪有4,000元。退休後，她在香港覺得無聊，而女兒在香港的住所也只有400呎，十分狹窄，於是瞞着子女回到廣州居住。

「在廣州的養老院住得很舒服，不像香港的護老院，地方小，沒有生氣。子女們來到廣州，看到這裡的養老院環境不錯，也就同意了。」李玉珍的丈夫原本也在廣州居住，中風後就回到了香港，住在香港的護老院。

「等到我走不動的那一天，我也就要回香港了，畢竟在廣州治病沒有保障。」她有一個女兒在香港，所以每個月都能回到香港住幾天，由於可以領到生果金，她的生活要比何玉華好很多。「這兩年廣州物價越來越高，不比剛剛回來住的時候了。」



■新家園社工探訪住在東山回祖屋的李伯。新家園圖片

83歲的譚伯，年輕時在香港多家酒樓裡當幫廚，略有積蓄。為退休着想，他之前在廣州花都買了一間屋。惜不幸中風，他現被送入香港的護老院。

老無所依 獨居廣州

「那裡服務很不好，吃的不好，常常把我綁住，所以我自己逃出來。」由於已經有些老人癱瘓，譚伯的意識時好時壞。他告訴社工，非常不喜歡香港護老院的生活，於是幾個月前自己回到廣州花都居住。

因為早年的積蓄不多，加之生活已不能自理，耄耋之年的譚伯只好聽天由命。幸而有位鄰居也是香港人，常常給他送飯端茶，抽時間來照料他。

「譚伯已經無法自理，常常在家跌到頭破血流，有一次爬到門口喊救命，被我發現。」照顧了他幾個月後，這位好心的鄰居也感到吃力，「我自己要打理店舖，實在沒有精力每日照料，只好幫他聯絡了社工。」

當廣州新家園服務中心的社工上門時，老人的屋



■新家園過去為居於廣州的香港長者組織「羊城遊」。

子裡已經是骯髒發臭。

已逾90高齡的銀燕，曾是一名自梳女。十幾歲時，她就在香港做家傭，賺來的錢大都用來補貼內地的親戚。由於患上老人癱瘓和中風等疾病，現在她只有雙眼能夠活動。記者見到她時，她正躺在廣州海珠區一家醫院的病床上。稍稍讓人覺得欣慰的是，銀燕在內地的侄子黃兆勇伺候在旁。

積蓄被騙 半身不遂

不過，正處於失業狀態的黃兆勇，經濟條件也並不好。跟記者談起照料老人的往事，他流淚許久之後，才哽咽道，「我不知道她是什麼時候回到內地，只知道她一開始住在我堂弟處，但堂弟對她很差。她被堂弟騙光了積蓄，甚至連她的衣服也全都扔了出去，不再管她。一位同在內地的港歸老人收留她，聯繫了我。她才開始住到了我家，連衣服也是我去幫她買來穿上。以前受她資助的那些親戚，現在卻不聞不問，讓人寒心。」

黃兆勇自己也面臨着來自家人的種種壓力，經濟上與精神上的雙重壓力讓他說起這件事情幾近崩潰，聯絡到社工將老人家送回香港，似乎已經是他不得不做的事情。

11.5萬長者內地安老

根據相關組織統計，截至去年年底，香港60歲以上老人在內地養老者，至少有11.5萬人，其中六成即6.9萬人在廣東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1年對香港60歲以上長者的調查數據顯示，在統計前6個月已在內地居住至少1個月的超過1.5萬人，計劃未來每6個月至少有3個月在內地居留的高達40%，這一數據還不包括已經長期移居內地沒有回港的長者，以及在香港沒有常設居所的短暫留港居民。

港無屋難長住 盼放寬領生果金

直至2013年，73歲的何玉華已經和丈夫在廣州白雲區養老院居住到了第八個年頭，這裡離廣州市區路途遙遠，記者與前來探訪的義工足足坐了兩個小時巴士才抵達。到達時，何玉華已經早早站在養老院門口等我們。她看上去身體尚可，但半邊臉活動並不自然，是因一次輕微中風所致。

何玉華與養老院的門衛親切地打了個招呼，然後去領了一份免費的老人報，她已經和這裡的工作人員很相熟了。何玉華的再婚丈夫是廣州本地人，因為他們是第一批住進養老院的，所以仍然可以月租1,600元人民幣住在這裡。

盼到港報到可領取

「這多虧養老院給我們很多優惠，不然以現在的價格，我們是肯定住不起了。」入了自己的房間，何玉華開始講述自己的故事，她拿出厚厚一疊信，裡面有寫給民建聯議員陳偉明的，有寫給前特首曾蔭權的，都是關於生果金的問題。她字跡工整地寫道：「我們年輕時在香港做事，為社會做過貢獻，現在老了，在香港無房居住，無能力支付昂貴租金，懇請能否為類似這樣處境的長者考慮，只要每季度到香港報到，就能領取生果金。」

何玉華1982年由內地赴港，第二年元配過世，她留在香港打工。換過很多家

公司，最後在一家兒童中心打雜工，月薪2,000元，住在公司裡替僱主看屋，也不用租房居住。後來兒童中心結業，她也感覺到健康欠佳，難繼續打工，而在香港租房也實在承受不起，於是帶著畢生積蓄回到內地。

收入靠老公退休金

「當時帶了8萬多元回來，但現在已經差不多用完了。主要的收入就是靠我老公的退休金。」儘管丈夫是廣州人，有醫療保險，有退休金，支付完養老院的租金與伙食費後，所剩寥寥。何玉華曾經中風，由於沒有內地醫療保險，她住了2天院就花去了28,000元。

「我知道中風的人要多運動，所以每天都會在養老院裡運動，我去醫院開藥方，然後拿到平價藥房買藥，每次可以省下幾十元。」

經濟條件差反被忽視

何玉華和丈夫8年來的活動範圍局限在養老院內，「我沒辦法回香港，住不起，所以拿不到生果金，我覺得這對我們這班生活最困難的老人是不公平的」。何玉華對記者說：「能夠回香港住的都是在港歸老人裡經濟條件好的，好的反而能拿到生果金，而我們這班條件不好的卻拿不到。很多老人不出聲，我卻要反映。只要我有生之年能拿到，我就很開心了。」

「怕死了沒人收屍」

在這些求助於民間組織的港歸老人裡，不乏曾經是社會中層的人士。一位不願意告知年齡與姓名的黃先生，就是一例。他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，年輕時做外貿生意，經濟條件不錯。在香港也有樓，但是卻「被人霸佔了」，沒辦法回去。他現在住在內地一個朋友家，這位朋友已經移民國外，與他曾是生意夥伴。黃先生稱自己是「零社交」，與親戚朋友家人完全沒有任何聯繫，自己一個人住，一個人照顧一切。

採訪中，黃先生一直不肯透露自己曾經遭遇的生活變故，他不願意讓社工探訪，而是自己走到新家園的辦公室，「我聯繫你們，只是怕死了沒人收屍」。黃先生現在已經沒有任何收入，靠的是從前的積蓄，到廣州住，是因為香港的物價太高，在這裡生活素質會好很多。他本身是香港人，現在卻希望可以做廣州人，「可以拿到社保，醫保」。

居廣州多年 仍關心香港

70歲的李伯則住在廣州東山口已年久失修的祖屋，牆壁十分黑暗，屋內雜亂。他1967年到香港，在香港工作多年，前幾年回到廣州養老。講起回到廣州的原因，他表示，當時內地物價相對於香港來說低很多，而自己在香港並沒有物業，回來住祖屋可以省下很多租金。從與他交談中可以看出，他十分關心香港，對於香港的時事都有所了解，並且也能說出不止自己的觀點，文化程度並不高。

「政府應該關心我們這一批人，放寬領生果金的限制」。李伯有多名子女在香港，但並沒有回香港與子女同住的打算，平時的聯絡也不多。由於沒有內地與香港的養老金，生活都靠自己以往的積蓄，往來香港也往往是一日來回，很少在香港過夜。

「我正在申請公屋，如果申請到，就考慮回去住。但是卻不知道要排多長時間。」

新家園 助「新來港」「港歸」

廣州新家園社會服務中心於2011年2月在國家民政部註冊成立，資金來自民政部以及粵港兩地慈善企業家。主要業務是幫助即將赴港人士以及在內地的香港人。

新家園港歸長者緊急援助金最高為3,500元人民幣，向定居在內地的港歸長者，在其遇到意外事故、突發疾病或其他特別原因需要緊急返港治療或居住時，提供交通、救護車等專項資金津貼；或向在內地有困難的香港長者，特別是向有長期疾病、生活貧困或孤寡獨居長者，提供貧病長者慰問金等支持，以助其疏解燃眉之急及維持基本生活。申請人須為年滿65歲，並在內地常住至少一年的香港居民，緊急援助金每人最高額度為人民幣3,500元，貧病長者慰問金每人最高限額為人民幣1,000元。